

夜行

漆墨的夜 呵張着口 不見喉深 伸出一條黑色舌頭 將車輪磁吸 迅速捲去

路旁幢幢陰影急退 風伏在車窗口嗚嘯 兩盞高射燈 照不清夜的寡婦臉 偶爾閃過路邊 瞥見袋鼠棄屍被風烤乾 路面有撞死鳥禽的殘骸

有那些無頭燈蛾 無懼的撞燈而來 把生命輕易投注 在一片迷幻光影 血漿是粉彩 模糊一幅現代抽象 在掃風鏡上

昨日還沐浴在 黃金海岸紛紛金急雨中 今夜 塗塵的鞋子 驛站那個城 那個鎮 那間歇腳的店家?

(稿於陽光海岸)

詩 2 首

藍波



自你走後

(飛越萬里南下 詩心驛站不羈 脈動不息)

自你走後 樓閣闌珊寂靜 灶上炊煙不升 風鈴拒絕開口 知音無從敲起

拉讓江面晨霧時時 時爾湧向克塞閣樓 只須有習習河風 驟然吹起 一捲寂寞掛帘 剪夜挑燈無火

塵灰了階梯 無形茵苔點點 慢慢拾級



所有的未來和現在 所有的希望 都記在蒼天靛藍的臉上 所有的月河 都掛住許多許多 歷史故事 可能它們曾經訴說 只是我們不會聽懂

時間是一幅曲折百轉的風景 醉在遭遇經過里 往往不知道 握時是福 走過了的時候 回首再也改變不了什麼



寫在白色冬夜

(續上期)

校園不大，總共只有二百五十英畝左右，比起你那兒，還少了十倍。學生人數也只有五千人左右。文科的選留在登岸坡里，這兒盡是工科與理科的學生。現在這裏還大興土木，據說過一兩年後就要把散佈在城里的各學院全集中到這個校址里。住在校園的學生不多，總共七百左右，有一半人是在食堂包伙食的，其餘如我等則自行處理。這兒的東西一般上都比较貴，單單在伙食上，一個月總要花上馬幣二百元左右，房租是六百元，加上車費、雜費、零用等等，來英求學，非費上千元不可，而這不包括五千八百英鎊的學費在內。食物，拉長補短，還不覺得貴得離譜。但文具就叫人不敢相信的貴了，一張紙平均是五分錢左右。筆呀，尺呀，還不好買，否則也是一筆為數不小的開銷。這兒的印刷雖然是那麼發達，由於版權令，書價也十分高。系里常用的幾本參考書，圖書館里常不見踪影。要買嘛，每本在一百元以上，槽在有三本是絕版的，市面上已買不到。大家只有局部的影響，價錢反而相對的又高了起來，影印一張是馬幣兩角錢。但影印是合法的，大家心知肚明。教授鼓勵大家去買二手貨，大家心照，與其去大街小巷找舊書店，不如一股兒印了下來。

我們的圖書館規模不小，一共四層，最高層是研究資料，最低層是各種各樣各言各國各域各形各色的辭典字典。中間兩層是一般學生用的書籍。圖書館里無虛設，既使禮拜日，在里面俯案用功的人也不少。走過處，抬眼向你看的是那一雙雙疲倦的眼與一張張蒼白的臉。無怪大家都說讀書的人是胖不了的。我是明顯的瘦了，帶來的四條牛仔褲，穿起來，鬆垮垮的，臨風站着，褲腳叭叭叭的响，像是穿棉襖。但我的日子給填得滿滿的，生平第一次，我感到學習的樂趣。功課、論文、繁重得不得了，忙得我一再咒罵，却一再又透頂開心。

對了，圖書館里的文學書籍不少。以前，我可以廢寢忘食地在這些名著里沉迷，但這一回，我翻翻看看，發現大家重視的一些

名著還是以前自己愛看的，所以好奇 減低了。倒是科學的發展快得令人跟不上拍子。從你來信發現你近期對文學名著若若若迷，我希望不是自己在過去一年里給你下的毒。我不知該怎麼說，你盡可以看，但別忘了你的學業在目前比什麼都重要，再說你有的有志搞文學，多讀你的課本，做你的功課，對你以後的文學創作 無往不利。這好像是風馬牛不相及似的，但這種邏輯的訓練是十分重要的。我們每個人不可能都是天才，對不對？我們的時間都有限，我相信沒鼓勵你去流行情小說與武俠小說還是正確的。你的功課已夠忙了與其看些無益的書，倒不如看些精品。我看過幾篇的作品，她對我的影響不是她作品的本身，而是她書里的男女主角談過的那些話。你看過「煙雨濛濛」，你說很好看，我也說好看，但我當年一看再看是怎麼依伴與何書恒對於讀書的一些對白。

我那年小學剛畢業，在成邦江的公共圖書館里真的找到「異鄉人」、「前夜」等名著似懂非懂的看，看多了，也就懂了。自後，胸里就存着一定的標準。我沒看武俠小說，不是我不想看，因為當時我的讀書計劃里沒有這一個項目的存在。中學畢業後，上了大學，要看得更多了，怎麼也沒想起要回頭去看武俠小說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包括大家有口皆碑的「射鵰英雄傳」，大家在談得起勁時，我僅從電影里知道有個黃蓉。還有就是現在的科幻小說，我也沒看。你都說我古董了，這一點，我還不承認嗎？

你信上提的世界名著，我認為你不妨先看看你自己喜歡的，就是說，應該從感性着手，那樂趣遠比要給它解剖與分析來得高。由感性到理性，那是另一個階段。你相信嗎？只要你好好的讀你的大學課程，參與你大學里的活動，在你發現之前，你已得到了理性的培養。我還能告訴你什麼呢？我讀的是工科，就證明了這一點。當然，目前你未必相信我的話。我不屬於文學的，她僅是我生活的一種愛好，一種附屬品。我的寫作也不是有意的，但所謂的散文寫了，小說寫了，書也厚

顯出了幾本，僅想給自己做個紀念。作家的定義，窮我一輩子也不會了解。生活吧，是生活告訴你的去向。寫作僅是其中之一吧了。在我這也是一個印証，雖然我寫了十年，却沒寫出什麼滿意的作品來。

我怎麼那麼倚老賣老了，談的盡是我個人對文學的看法與觀點。你一定又再叫了：深放他永遠還是那麼不可救藥的偏激。哈，當我無的放矢吧。無所謂的。

前一陣子，為了抗議房租的高漲，同學會還示威，每個人給發一張致校長的信，及需在信上簽個名字，然後在約定時間內排成長龍，向校長大人呈交。那一天是星期三下午，大家都沒課，校園里是十分熱鬧的，尤其是示威行列。隔天的本地報紙都上了頭條，同一條走廊的小子，拿着大標語的照片也上了報了，得意得不得了，竟把它影印了，每個人都派一張。這件事都鬧了好久，後來也無疾而終，而當時堅持不還房租的學生也都乖乖還了。

我們已讓他們知道我們的不滿！

那倒阿Q得不得了。

東歐一連串的反社會主義的運動，一直是電台電視爭報導的新聞。對於中國六四事件，我已有了自己的看法。這乃是見仁見智的。社會主義有利有弊，聽中國來的學生在講時，他們有的幾乎否定了自己所有的價值，僅以美國做準。那也不對的，那天我們一夥兒不知怎的爭論起來。法國的女孩朝一個中國學生說：

「我看你是逃出來的！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說真的，這當場羞了那中國人一番。但每個人的價值觀不一樣。去國或許對他是一種解決，但每個人都那麼做，還得了？那是一種最不負責的行為！

有個香港人最不得了。口口聲聲說一九九七年是他們的大難題，拼命往英國來擠。

「我們是英國人。」

「你們是中國人！」

這話說也說不清楚的事。我就不相信竟有人是那麼不尊貴的。英國不當你是英國人，其實你也不是。人家佔領了你的領土，強姦了你，不一定要把你當妻子呀！一有難題就把自己往別人身上推，你想，你會受歡迎嗎？站在人道主義上，人家只能帮你一把，但人家徹底為你解決問題，你對得起天與阿。越南難民給遣送回國，我認為也是合理的。他們大多數是「經濟難民」。香港人却為了一九九七盡量往外跑，越南人却又湧進了香港。據說有許多是中國大陸逃出來的人，每個人都想以越南難民到別地生活去，萬一都沒人要收容，若不等到九七年又故國重回，很可能近期就會給送回去越南。真不知是誰與誰開了這麼大的一個玩笑。

十二月一日是全球愛滋病之日。那天是星期五。下課時，在銀行與學生商店門口，站着一些人，往每個走過的人手上塞一本小冊子，裡頭說明「性」的安全措施。小冊子夾着一個小紙夾，我們看了看，把它放好，前面一位東方女孩，年紀很輕的，不知怎的，把紙夾的小包拆開了，顯楞楞的，跳出一圈肉色的東西，她竟還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等大家都笑的時候，她才「啊」的一聲，慌慌張張地塞給身邊的一個人。

「你要我套上嗎？」

「越說越不成體統了。」

「肯定是處女！」

那些無聊的白人學生，取笑的對象若不是東方女子，我還不那

麼討厭。 蓋交是大學生的一個問題，而且已是一個社會問題。這些大學生都是七十年代才出生的。一句話，他們的父母大都是六十年代的大學生，而那個年代，性是在在大解放。「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是那個時代給解禁的。父母的都是過來人，要怎麼樣才能向子女灌輸道德觀念呀。只要不懷孕，問題就不存在了。

同一走廊上的一個男生就天天泡妞的。前陣子我一大早起來，看見樓下住的莎拉從他的房門走出來。她沒說什麼，但一整天是恍恍惚惚的。莎拉我認識，她與我同一系里，今年是第一年級，功課應該是很忙的，怎的與那名整天逃課的多比搞上了？

「問題是不存在的。莎拉根本不是我的女朋友！」多比說。即使懷孕，莎拉自行負責。

不知廿世紀末的黑死病會給西方這方面的文明帶來多少的警惕。

「幽靈」里頭，奧士華讓風流的父親給害了，一出世就帶了性病病毒，癩癩前，口口聲聲只重複一句話：

太陽、太陽、太陽、... 夠燜的呵！太陽是無私的，但它只照在朝着它站的人的身上。

我與非洲蘇丹來的同學正展開一場有關越南難民的辯論，一時給打在玻璃窗屏上的聲響嚇住了，往外看時，發現外面正開始下雪，庭院那一邊的屋瓦上紛紛跳着冰雹子，我們都看呆了。以前住在開市里，從沒看過這種奇景，知道最近的大氣已在冰凍之下，但沒注意氣象預測，又一連幾天沒出外，竟不知道外邊已下過幾場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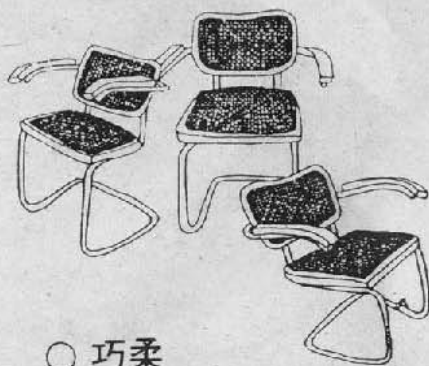
晚上上床前，發現透着綠色的窗簾，庭院顯得比往日都亮似的。猛把窗簾拉開，原來庭院那一邊的屋頂上，已堆着一層五六寸厚的雪，屋上是原磚色的，乍看可像透給飾上奶油的巧克力蛋糕。雪還紛紛下着，扯綿亂絮似的。猛想起廚房窗口穿去的那根巨大的西洋杉，不知已給織成什麼情景。走去看個究竟時，自己都不由驚嘆，原來她那微向下斜的枝幹與樹葉上都已給堆上厚厚的雪花。我正看得入神，蘇丹來的黑人同學不知何時已溜了進來，也靠着窗口看了片刻。

「像聖誕卡片上所看見的，是不？」

「可不是？今年準會有個白色聖誕！」

(待續)

梁放



巧柔

關於存在

「你套上嗎？」 越說越不成體統了。 「肯定是處女！」 那些無聊的白人學生，取笑的對象若不是東方女子，我還不那